

本土文论及叙事话语研究十二题

孙仁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本土文论及叙事话语研究十二题

孙仁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土文论及叙事话语研究十二题 / 孙仁歌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90-0073-8

I. ①本… II. ①孙…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151 号

本土文论及叙事话语研究十二题

作 者:孙仁歌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奚耀华

复 审 人:李 民

责任编辑:刘 旭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人文在线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7(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54 千字 印 张:15.5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073-8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治学何为？（代自序）

活在当下，治学何为？

应答这一屡被现实捉弄的价值拷问，答案或许可以乐观一些，或许也可以忧患一些，因为置身于当下这种群体价值失范、道德“崩盘”的语境之中，任何一个关乎痛痒的拷问，都足以把一颗缺乏安全感的灵魂置于摇摆乃至阵痛之中。

如今，文化多元，众声喧哗，人人都成为“语霸”的年代，人许多时候就胶着在一种无穷无尽的矛盾之中，你既有理由乐观开颜面对这个每一天都在“汇演”惊艳“迭出”、金光四射、物欲交融的花花世界，你也完全有理由直面这个已经被拜金风尚“掳去”最后一块净土的世界“趴在希望的肩（尽）头”痛哭一晚！

比如读书、治学，曾经是我们焚香守望的最后一片“麦田地”。可如今，可读的书越来越少，能宁心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少；至于治学立言，更成了一种酸气十足且异于公众兴趣的一种“鸟语”，何况还有那么多不自重、不争气的学界“乌合”正在以种种不端之举毁坏学术的声誉，如此之劣境，读书也会被误，治学也会丧失价值取向的支持。尽管如此，读书、治学之辈又往往战胜不了自我的一种认知与觉醒，读书、治学、写作依然如故。身陷这种充满吊诡、二元对立乃至自救无计的矛盾之深渊，常常是一边批判、诅咒着学术，又一边迷狂、陶醉于学术，甚至还“炼狱”出一种近乎“自虐”乃至“玩命”的治学状态。

之所以会批判、诅咒学术，是因为学术这块净土正在被自身滋生的腐败与“病毒”全面渗透。正如前面所说的，学术的“神圣”早已经被那些不自重、不争气的学界“群魔抑或蛀虫”者流毁坏殆尽。其中敛财者有之、沽名



者有之、伪学者有之、窃学者有之，诸如此类学界乌合所积攒下来的无数破事与不良现象都在警示人们：学术也不是个好东西！的确，学术与生俱来就缺乏免疫力，再加之学术不设防，又无“八项规定”，所以学术圣洁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个“弱女子”，不圣洁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娼妓”，谁“给钱”她就跟谁“上床”，也不管是驴是马还是骡子。“给钱”就等于“购买”到了“话语权”，上床就等于“学术恶搞”，也不管会“苟合”出什么样的“学术怪胎”。

这里，笔者倒也无意去罗列腐烂在学界的那一堆堆“陈芝麻烂谷子”，只想针对学术范畴的某些学术不端现象说几句狠话。或许狠话已经说在先了，已经发表在先的几篇学术批评诸如《“新散文”是玩死散文的“后先锋派”——与张守仁先生商榷》、《“拒绝阐释”及批评家的悲哀——与谢有顺先生商榷》、《置疑格致散文的诚挚性》、《质疑莫言小说的历史理性》、《无难度研究滋生不端的学术》、《谣言惑众——“衰鲁群体”的杀手铜》、《拜金“逼宫”，人文末路》以及《文化人与“问题人”》等等，都是说了狠话、甚或有所鞭笞的“学术檄文”。尤其在刚刚“杀青”的一篇题为《质疑颠覆意境说的学术动机及其逻辑性》——与××先生商榷的文章中，针对该君从“以西释中”甚至“以西套中”的话语立场、阐释现代意境说来自德国美学传统之大言宏论，更是义愤不已，以致血脉偾张，直面这种近乎哗众取宠的伪学术不吐不快：真乃欲加学术，何患无辞？学术真是个圆滑的东西，也是个说变节就变节的东西，狗日的学术，你太容易遭遇“强奸”！

可见，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与神圣，笔者在与诸君商榷中多有得罪、失敬，这些被得罪、失敬的对象多是学界的一些名流抑或大腕。但在尊重事实求是乃至真理的面前，纵然是名流、是大腕，也不得不降低其高调的声音。虽然狠话已经说在先，而且也说得义无反顾，但在这里，笔者还是觉得言犹未尽，深深感到活在当下，安全感是越来越没有保障了，不单立命存活的安全感正在“日薄西山”，就连文化的安全（也包含学术的安全）也早已经被当下躁气弥天、乱象交织的学风融进了“一锅粥”之中，一切都乱套了，学术又岂能洁身自好？

是啊，举目回顾，学界一片乌烟瘴气！歪期刊乱收费——“有奶便是娘”；“核”期刊养“学虎”——有名便得宠；“黑”主编“私有制”——“公刊自养”不商量，伪学术八面“疯长”——西学“注我”何其多！功利



性学术有如“一地鸡毛”——洋洋文字垃圾不入“池”，甚至还不乏一些“学术卖国”乃至“学术恶搞”之种种，即便不去提及学界诸多大案要案，仅以上这些“常见病症”就足够学术自作自受的了！

如此学术之现实，治学立言的前程何在？世风日下，学风日下，学术也正在沦为公众的“玩物”。即便是一些大学、高校，学术也不过就是一种“擦边球”，“得分”是一种幸运，“不得分”也不影响做“官”。大学日益膨胀的“衙门化”、“形式化”、“行政化”的“异化现象”，也正在把大学的真正含义“埋葬”！的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大学就是学术的门坎，高校就是治学的天地，大学、高校之所以能称高做大，其支撑点就应该是神圣的学术！然而，如今的一些大学、高校，“官本位”思潮正在被日益放大开来、弥漫开来，学术往往只是写在空头文件上的“陪衬”，尤其在一些办学庸常的高校里，治学根本就不成为“风景”，学术也不过就是例行公事而已，治学往往要屈服于行政管理，学术品味更是远远逊色于“处级”行政级别。也就是说，在这种办学庸常的高校里，默默治学立言者，即便做人纯粹本分、治学立言也一次次经历了王国维的“三境界”，但较之校园里那些大小管家种种行政化做派及其失之规范的管理模式，再什么“境界”也都不成为“境界”了。说白了，当下的高校也近似官场，治学不如玩学，办学如同办“官”，精英已经远去，学术已经沦为一种廉价的摆设。这不是潜规则，却胜似潜规则。现实的确如此，行政化扼杀学者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治学现实既然如此“暗无天日”，那么又是什么力量驱使笔者坚持苦坐书斋这么多年？答案也可以很拉杂，也可以很简单。拉杂起来可能就是一部“心灵史”，而简单起来就是一句话：混于世俗，乐于自救，读书、治学、写作都在其中。除此之外，真乃“山重水复疑无路”。面对当今这个喜忧参半、鱼龙混杂的世界立足活命，算是应验了白岩松的那句戏言：痛并快乐着。只是痛许多时候自己作不了主，比如天灾人祸、生老病死；而快乐为何物？此乃因人而异、因价值观而异。然而吾人之快乐就是那几样，一是每天走进课堂与学生平等交流的快乐；二是每当一个新的学术选题豁然开朗并诱惑吾人蜷伏书斋写作的快乐；还有一乐就是遛狗的快乐，常因宠狗之乐而忘世，可谓以读为乐、以研为乐、以写为乐、包括养狗宠物以及游水看山之乐，全然都可以自我作主。或许这就是一种存活方式，就是一种价值体现。用读书、治学、写作去支撑生命，生命有了支撑血肉才能存在。笔者特别钟情的一句



名言就是：我写故我在，又曰我在故我写。不管重心颠倒与否，“写”与“在”都是关键词，只是有时“写”大于“在”，有时“在”大于“写”而已。可见，要想好好地“在”，就要好好地“写”；也唯有好好地“写”才能拥有踏踏实实地“在”，于是，读书、思考、写作便成了吾人立人治命的“精神家园”，又俨然宗教一般虔诚，总以“朝圣”之姿打发着一天又一天。

如此存在方式抑或价值取向，乐乎？悲乎？不妨坦言，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绝不看他人的脸色。倘若这种自娱自乐的行为方式就是一种精神的需要，那么对于生理的一面又不啻于一种“炼狱”甚或“自虐”。诚然，这种乐趣并不是廉价的，长年累月超负荷的付出是以有害健康为代价的。人的精神层面有时候是“自私”的，殊不知在精神层面得以满足的同时，其自身生理的一面却在严重“透支”，久而久之，就会积劳成疾以致血本无归。2008年8月，笔者在外出途中突发大病住进医院，与死神擦肩而过，就证明治学的代价是高昂的，与生命健康直接挂钩。从此，一步没跟上生活的节奏，之后便步步跟不上。俨然老牛掉进了水井里，想翻一个身也如同蜻蜓要飞青天一般——再吃力也望尘莫及。

笔者很赞赏学者黄德宽先生在治学中道出的一句肺腑之言——“板凳能坐十年冷”。的确，要想做出一点学问，就要耐得住“冷板凳”的寂寞。如果说笔者进入高校15年来，也修出了一点“正果”，那么就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眼下，笔者治学立言的正前方，就是勇于坚持“以中释中”，勤于践行“以中释中”、乐于建构“以中释中”的话语体系。所谓“以中释中”，可以展开以洋洋万言说之，也可以言简意赅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发掘应用中国本土话语资源去阐释中国本土文艺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命题与现象，以本土的文化语境去释读本土的文学艺术，得语境者得天下耳。

尽管文学已经美人迟暮，黄花不再，文艺理论也跟着黯淡无光，无精打采，尤其在西方文论“巨无霸”的挤压之下，再加之本土“以西释中”、“以西套中”话语的持续膨胀。本土文论的研究空间只剩下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有朝一日中国的文论话语也会登上世界的“尖峰”。

拥有梦想有时也是一种自慰。但梦想毕竟不能代替现实。现实就是眼前这个充满“尖叫”的世界，动辄横生恐惧感，俨然一只“刺猬”，一不小心，触碰到哪里都会伤人、都会痛心。君不见，当今盛行的拜金风尚不仅正在全方位地腐蚀着一代人，而且也在戏弄着一切价值体系。撩人的价值拷问俨然



“兵临城下”，在挑战每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千个“冷板凳”就有一千个“冷板凳”被拷问：读书何为？治学何为？

拷问逼人，终极性的应答之声不免就多了几分“黑色幽默”：“绞刑架”下治学还能何为？治学无为，或许活在当下无为就是为。

总之，一切都是无所谓，活着就是有所谓。为活着而为就是天降之大为。

如此而已。

目 录

治学何为? (代自序)	1
-------------	---

上编 本土文论及叙事话语专题研究

第一题 聚焦“以中释中”——自立本土文论话语体系	3
第二题 质疑颠覆意境说的学术动机及其逻辑性	12
第三题 文论重建应坚持中国化民族化原则	30
第四题 关于本土文论重建问题的几点考察与思考	40
第五题 本土文论体系建设问题之我见	48
第六题 “中国式”小说叙事“含蓄”修辞应用	67
第七题 谈谈意境的“空间美”及其应用	79
第八题 “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本土文化渊源释读	86
第九题 “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面面观	94
第十题 鲁迅小说抒情传统及历史散文笔法研究	102
第十一题 鲁迅小说文化语境及意境审美形态考察	113
第十二题 “中国式”小说叙事话语举要	124

下编 文学评论及学术批评自选

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135
“少不读鲁迅”说是一种谬误	150



谣言惑众——“褒鲁群体”的“杀手铜”	156
诺贝尔文学奖能帮中国文学多大的忙?	163
颠覆散文文体的先锋实验文本	170
康桥——诗人灵魂的栖息地	176
一曲现代城市人的婚姻绝唱	183
“中国式”田园情语	193
“新散文”是一只正在凋谢的玫瑰	202
“拒绝阐释”也意味着一种“失语”	208
无难度研究滋生不端的学术	218
拜金“逼宫”，人文末路	226
附一：孙仁歌主要学术成果代表作选目（48篇）	231
附二：孙仁歌主要奖项选目	235
后记	237

上编 本土文论及叙事话语 专题研究

第一题 聚焦“以中释中”——自立本土文论话语体系

——兼谈黄维梁立足本土文论资源研究个案

一、“以中释中”是本土文论登临世界殿堂的希望

“以中释中”这个词是套用“以中融西”、“以西释中”以及“以西套中”、“以西代中”而来。“以中融西”等几个词的原创出处不详，笔者最早是从曹顺庆的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的论文中看到的，只是文中尚未直接出现“以中释中”这个词。但文中在对“以中融西”这一命题的践行者王国维与他的《人间词话》、钱钟书与他的《管锥编》等表达心仪的同时，又提出对于“以西释中”、“以西代中”等命题的质疑乃至否定，又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等为例展开了分析论证。尽管文中没有出现“以中释中”这个词抑或命题，但字里行间显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潜意识——即“以中释中”的理念。直白一点说，这一命题的含义就是指：无论是建构本土文论话语还是研究中国文学作品，都应该以中国自身的文化语境去释读中国自身的诸多文论命题以及文学问题。一切“以西释中”甚或“以西代中”的研究方法与思路都凸现蹈空袭虚、不着边际之流弊，不可取，即便“以中融西”较之“以中释中”，也存在一定的偏颇。目标正前方就是用中国的话说中国的事，这个“话”就是中国传统文论积累的话语经典，这个“事”就是自立本土文论话语体系的事和中国文学的事。至于“以西释中”以及“以西代中”的极端学术思路，就需要加以警惕了。



就建构本土文论话语权而言,“以中释中”是让笔者感到比较温暖的一个命题。“以中释中”就意味着一种回归、一种自立、一种自信,无疑,用中国的文化来释读中国的文化,天经地义,举足轻重,倘若这一领域的同仁诸君能在“以中释中”的研究方向方面达成一种共识,让“以中释中”这一命题能成为建构本土文论话语体系的聚焦与立骨,即以本土的文化语境去触击中国文论以及中国文学之龋,那么,我们的文论话语体系迟早也有望在全球化语境覆盖下的这一领域登场亮相。

然而,近20年来,本土文论研究一直胶着在忽冷忽热、忽进忽退的不自信的矛盾之中。比如“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从提出到讨论乃至践行,起起伏伏快20年了,成果也出了一大堆,可就是不解决问题,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实际指导、教学作用几乎是零。如此,所涌现出来的累累硕果又有何为?反而,倒是那些“以西释中”甚或“以西代中”的“半成品”能迎来一些喝彩、一些“高调”,相形之下,本土文论研究领域总是显得有些黯然无光。

曹顺庆在《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一文中曾直言不讳:“20世纪中国出了多少部文学概论性的著作,我们几乎快数不过来了,但这些著作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西代中’,可以说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地道的西方文论话语。”^①所以,学西方、抄西方、西风一直压倒东风的“文论景观”,一直延续到今天,一度有志于立足自我、做强做大自我的同仁诸君,却仍然像一只只迷途的羔羊陷入“山重水复”之中,寻寻觅觅总是找不到自我——本土文论研究似乎总是处在一种朦胧期,尚有待启蒙与觉醒。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议题——即文论重建之工程,好像众声喧哗了一阵子之后,也没有如期收到“麦琪的礼物”。在一度话语狂欢的大讨论、大争论中,曹顺庆也是“高调”者之一:“曾经失落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今天为什么又开始受到当代文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和‘重建’的学术讨论及学术论战,实际上是中国文论另外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文论必将实现另一次转折,即在融会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②另一位学者赖大仁也有呼应:“针对上面所说的第一种‘失语’状态,即完全

①② 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换与建构》,载《中州学刊》2006年01期。



操用西方话语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的状况，从而提出‘中国本土文论话语建构’的主张，也许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大概很少有人会认为应该长期继续这种西方话语独霸的局面。”^① 类似这样的“高调呼应”之例不胜枚举，出发点及其动机无疑是回归自我、心仪本土，令人感动，可是这些年过去了，我们所苦苦期待的一种话语鲜活的、即能有效指导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又能融入市场乃至全球化语境的本土文论文本又在哪里？

无疑，无论是“高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还是“高调”“本土文论转折与重建”，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中释中”。

的确，以中国的文化阐释中国的文化，才是中国的文化；原创性文论也好，原创性文学作品也好，只要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是受制于本土文化语境的产物，才会成为“国有资源”，这也是“以中释中”的基础抑或前提。对于那些热衷于“以西释中”甚或“以西代中”的“隔靴搔痒”之学术行为，除了吓唬人、故作高深，实际上就俨然“学术人妖”，你表面媚西文章做得再好，却也改变不了你的性质。由此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度风生水起的“先锋文学”，小说“西化”，评论“西化”，全然装腔作势，是典型的“以西代中”模式，结果好景不长，昙花一现，这种脱离本土文化土壤的“文化赝品”终被本土读者所抛弃，被历史车轮所没收。

或许，“以中释中”就是在本土文化登场乏术的沉淀中自觉崛起的一个自救性命题。“文化自救”就是一种出路。“以中释中”正是打开“文化自救”之门的一把钥匙。一旦都找到了这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直面本土文化的门，中国文论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舞台上登场的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

二、践行“以中释中”的学术楷模黄维梁

所谓“以中释中”并非空穴来风，也许这个说法是新生的，但践行“以中释中”的学者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也不计其数。诸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徐

^① 赖大仁：《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载《学术界》2007年04期，第34页。

中玉、郭豫适的《古代文论研究》、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张光年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曹顺庆的《文心雕龙集》、韩进廉的《中国小说美学史》等等，都在学界乃至读者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以中释中”的学术范本。

但笔者更为推崇的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楷模是台湾学者黄维梁先生。可以说，黄先生是践行“以中释中”的先锋，既是“龙学”的学人，也是“龙学”的传人，更是专一而又身体力行的“以中释中”之大家。笔者曾拜读过黄先生的几篇学术大作，如《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请刘勰来评论顾彬》等，但更为心仪的《璀璨的五彩笔——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台北版）至今没能如愿拜读，只因大陆版没有出来，台北版发行并不流畅所致。

1. 践行“六观法”就是“以中释中”的“活法”

就几经释读研究的这几篇论文而言，每一篇论文的建言立说都给人一种坚实、功深、可信的印象。《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以下简称《以“龙”建构中国文论》），就是为“以中释中”建构话语资源的一种学术探讨，学术价值不可低估。有关《“以‘龙’建构中国文论》之建言，笔者也颇感兴趣，并为之呼应，在一篇题为《对〈文心雕龙〉今用可行性问题的几点思考》的拙文中，笔者就认为《文心雕龙》今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是建构本土文论话语的资源所在、希望所在。

不过，我们不宜简单地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种过于狭窄、过于自恋的视角去看待、理解黄先生的这一学术策略的知性与建树。初读初思，不免多了几分“热度”，又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沉淀与深思之后，笔者对黄先生的这一学术知性的消化与理解也有了一种升华乃至豁然开朗，黄先生在强调文论建构要以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为基础的同时，也观照到“大同诗学、中西合璧”以及“开放、包容”的现代性、全球化的视野，这种能够穿透某种民族自恋情结的学术大视野颇有一定的冲击力，也体现了黄先生心有民族也有世界的中西贯通的学术素养。

应该承认，单纯的“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不乏一种自闭、自封、自足的心态，这样转换过来的古代文论也未必就能讨好、未必就能自救。在黄维梁先生看来，要立足自我，也要开放自我，首先，我们既要有眼有珠地发现《文心雕龙》今用的价值所在，又能充分认识到《文心雕龙》可以自救的可



行性操作机制；同时又要以现代的、全球的、比较的视野以及方法去付诸实践，能让现代化的《文心雕龙》先内销然后再出口。黄先生在《以“龙”建构中国文论》一文中，浓墨重彩地阐释了《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所在、自然鲜活并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支点所在尤其强调了“六观法”的应用的可行性所在，学术知性与见解令人信服。

但笔者常读常新在于黄先生的一种现代的、全球的以及比较的大学术观念，他在该文中就十分推崇周振甫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查一查，读一读“作家释”，“就知道刘勰评论的作家作品极多，其‘博观’不比西方古今任何博学批评家逊色。”^①他还从比较的角度去看待“文学通论”：“《原道》、《知音》对这些方面已有所论述（指导文学对读者的影响、功用以及读者的‘反应’等），西方则有贺拉斯‘有益有趣’等说法。《原道》、《物色》两篇所论的文学与自然的关系，这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可作比较。《物色》篇的若干说法可和佛莱的原型论互相印证。《时序》篇所说的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可和泰因、狄波纳尔德的环境、社会论相提并论。”^②这种比较说，不仅彰显了《文心雕龙》本身所拥有的学术张力，且有“无意识”的超前性和世界性，当今加以开发与建构，由本土文论之窗也能窥视西方一线风景，岂不是突破自闭性格的有眼有珠之视野？

2. 黄维梁是践行“六观法”的大手笔

黄先生的确堪称践行“六观法”的大手笔。所谓“六观法”经过黄先生的调整，文中形成的“六观法”是：“一观位体，即作品的主题、体裁、形式、结构、风格等；二观事义，即作品的题材；三观置辞，即作品的用字修饰；四观宫商，即作品的音乐性，如声调、押韵、节奏等；五观奇正，即作品的比较、整体表现、是正还是奇等；六观通变，即通过比较，以观作品的整体表现，如何继承与创新等。”^③这“六观”来自《文心雕龙》中的《知音》篇。“六观法”就是《知音》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及其方法。无论是从古、还是至今；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六观法”都具有一种“全球通”的张力，黄维梁先生既是“六观法”抑或文学批评法的推崇者，也是“六观法”的践行者，在文中黄先生自我推销了自我践行“六观法”的例行事实：“正因为‘六观法’在批评作品上的切实可行，笔者在应用《文心雕龙》的

^{①②③} 黄维梁：《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论体系》，载《文艺研究》2008年01期。